

青年驗毒計劃—你點睇？

嘉賓：Jacky（中五學生）

Queenie（家長）

沈偉男（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老師）

韓小雲（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-藥物濫用者中心主任）

日期：2009年7月30日（四）

時間：7：30pm

地點：香港基督徒學會（旺角道11號藝旺商業大廈10字樓）

主辦：香港基督徒學會

錄音整理：

青年服用藥物的社會因素：

1. 人際關係的壓力

Jacky 是一名中五會考生，他（甚至身邊的朋友）感到人際關係是壓力來源之一，這方面不容易處理。他曾聽過一個吸食 K 仔的人在一個電台節目分享，提及自己吸食 K 仔後覺得容易與人溝通，Jacky 因而明白為甚麼時下青少年會吸食 K 仔。

2. 學習壓力

Jacky 另一個壓力來源是學習，對他來說，會考始終是一個很難過的難關，他平時六點離開學校；回到家裡，他還有一大堆書本要溫習，直至深夜。沈老師開始時也分享了個人一個深刻的學習經驗。由中學至今當上老師，他還是常常發同一個惡夢：夢見自己中七高考時面對的壓力。他高考時要唸中史，令他非常痛苦。那種考試制度的壓迫對他造成很大傷害，那是一種恐懼，怕進不了大學。

Queenie 也體會到年青人面對很多壓力。作為母親，她陪伴子女成長時，同樣面對很大壓力。例如她從不會看小女兒的功課，目的是要從小培養她的主動性及獨立性。她對小女兒拿得八十多分感到滿意。但家長日會見老師時，老師對她說，以她小女兒這樣的成績，若不請補習老師的話，五年班時，便會比其他有補習的同學差。那時她才了解到老師看重的不是小女兒的獨立能力，而是純粹從分數評價她。Queenie 認為這些同學的成績很好，但沒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。但她感到很大壓力，例如考試將到，家長會向學校提議多進行兩次小測，她反問自己是否要跟這些家長一樣？

韓姑娘認同學習是一個原因驅使青少年服食違禁藥物。幾年前，她遇上一個女孩，家境富裕、讀名校、成績很好，同學告訴她食冰可以多些時間讀書，因為她讀不完所有書，故此服食這種興奮劑，讓自己可以幾日幾夜不用睡覺，通宵達旦溫書。她提到過去幾個月，不斷有新聞涉及到中學生服食違禁藥物，其實以往也有學校發生類似的事，只是沒有被傳媒報導，故比較低調處理。

3. 社會階層與前途渺茫

沈老師認為現在青年還面對沒有出路的問題。他的學生成績不高，家庭背景不好，他們很快便需要考慮生計問題。其中一位女生的成績明顯進步很多，但她說因為家庭經濟不好，故此中五畢業便要工作，照顧母親。同場一位參加者陳老師也認同貧窮也是導致這個情況的原因。香港以往有工業等其他發展，現在工廠少了、麵包師父也少了，使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少了。面對前景的渺茫，青少年可以做甚麼？他提到以驗毒計劃來壓制他/她們「吸毒」，只令他/她們躲起來吸食，最終治標不治本，他認為政府需要想一個杜絕根源的方法—即改善青少年的生活質素。韓姑娘也提出貧窮或青少年的社會階層令他/她們越來越沉迷服食違禁藥物，因為他/她們走不出這種困局，所以更依賴「毒品」。

4. 缺乏解決問題的方法

Jacky 提到自己很多時一個人面對壓力，不知跟誰說。他們學校一班 42 人，一個班主人怎可以照顧所有學生？他有弱視，老師希望幫他，但不知怎樣做，而且工作繁多，有心無力。他父母也很忙，早上九點多上班，晚上十一點多才回家，星期日需要返大陸處理事務。所以，他也不敢麻煩父母。每個人也用不同的方法處理，他自己就以吃東西來紓緩壓力，總體而言，他認為現在年青人缺乏適當的渠道宣洩。Jacky 認為主流社會簡化了年青人「濫藥」，沒有了解背後的原因。

沈老師也認同學生面對很多成長的問題，卻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，除了朋友，也沒有誰可以傾訴，老師與學生的關係較為疏遠，並不是學生傾訴的主要對象。他特別提到主流學校的操作非常欠缺人性，只令學生經常承受很多挫敗感。

Queenie 分享自己一次用藥的經驗讓她明白到青少年服用藥物的原因。她因家庭多煩擾的事情，平日比較難睡得好，但有一次她身體不適，飲了咳藥水後，感覺輕飄飄，很舒暢。她因這次經驗而開竅了，了解到年青人從藥物中得到的快感。但 Queenie 的體會不止於此，她還問到「為甚麼年青人要不斷尋求那種快感？」她認為因為年青人在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得那種快感。她強調不應針對所用的方式，而是壓力背後的原因，這樣才可真正解決問題。

韓姑娘提及 K 仔、fing 頭藥等自 2000 年開始在青少年社群流行，白粉等對他/她們來說已過時，而且他/她們也知道白粉嚴重很多。K 仔流行因為它方便，隨處也可以吸食，而且可以幫忙忘記煩惱和壓力。K 仔這些「毒品」處理煩惱方面很有效，能短暫地紓緩。她強調並非青少年無知。

另外，她強調服食違禁藥物並不只是年青人的問題，她的中心較多接觸到二至三十歲年青人，他/她們很多可能在十多歲時已服用藥物，只是二、三十歲時覺得需要戒掉，所以來找她們協助。她認為整個城市的人也面對很大壓力，包括她中心的服務對象，只是成年人比青少年較容易隱藏這個問題。

綜觀以上分析，青少年面對人際關係的壓力、學習壓力、資源及出路的缺乏，導致他/她們服

食違禁藥物，諷刺的是，他/她們也因缺乏吸食的空間，只能到沙灘、公園等公共地方吸食，因而曝光，被傳媒大事報導。既然服食 K 仔、fing 頭藥等早於幾年前已普遍，政府於去年的《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》擬定用兩年時間研究是否推行校園驗毒計劃，為甚麼今年 7 月特首突然宣布新學年在大埔區實行「校園自願驗毒計劃」？而且公布時欠缺具體細節？倉卒推行，最終引來社會各界疑慮。

驗毒計劃令人憂慮的地方：

Queenie 認為，家長肯簽自願書，因為很恐慌，現在有人替他/她們為子女驗毒，「教導」子女，可以知道子女是否有吸食。參加者袁小姐便批評政府這種動員大眾的方法。她認為社會有不少人富處理「濫藥」的經驗，如社福機構、宗教機構，政府卻沒有找這些團體來討論，只用嚇的方法來鼓動沒有這方面知識的大眾贊成驗毒計劃，她批評這種手法很有問題。袁小姐指出學生期望被尊重，但現時的驗毒計劃並不能符合這點。

除了政府外，學校領導層也沒有尊重學生的意願及權利。大埔區的校長會曾說過會很尊重家長的意願，但 Jacky 質疑究竟家長多大程度代表了子女？他問道是家長被驗還是學生？學生的意願有否被尊重？韓姑娘指出曾經有一個個案，學校不以學生「吸毒」踢出校，但是，第二個星期卻以學生食煙為理由而將學生踢出校。她擔心驗毒計劃實行後，同樣的情況會不斷發生。

沈老師認為討論驗毒計劃時，要對「濫藥」一詞多討論，就此他提出兩個問題：第一「毒品」是否只是青年人問題？他相信現在是嚴重了，因為平宜了很多。但是，吸食「毒品」在成人世界更普遍，例如吸食大麻。第二是傳媒的報導。「濫藥」已在幾年前不斷討論，但為何這幾個月傳媒特別大事報導呢？他分析這與當時沒有重要新聞有關，而青年議題最容易操作，「濫藥」便是其中一項很容易報導的題材，而且具爭議性，傳媒只把報導的聚焦放在「問題如何嚴重」、如何打擊，至於青年面對的問題，傳媒不會談及。

他又問「吸毒」為甚麼成爲一個問題，若然是大學生，無聊時，他/她「吸毒」，但不影響讀書，甚至有幫助，最終也成爲律師、醫生，這會有甚麼問題？是否擔心經濟問題？怕「吸毒」影響十多萬青少年？他問是否出於關心青少年而禁毒。

對於驗毒計劃，作為老師的他恐懼兩方面。一、它會否令青年處於更危險的位置，因為驗毒計劃可能令學生提早離開學校，隱蔽地吸食。二、它會否影響學生與老師的信任關係，令現時的關係更爲不互信，因為這涉及如何驗毒、學生簽通告等的實際操作，至今他想像不到會如何進行。他質問怎會有自願？他批評所謂「自願驗毒計劃」根本不是自願，而且年青人不知道檢驗的過程。沈老師認為驗尿是一項傷害尊嚴的事情，正如查身份証一樣，很多香港人以爲無作虧心事便應讓警察查身份証，在外國，根本不會輕易讓人查身份証，因為這是一種侮辱。

在英國與澳洲，校園驗毒也存在很大爭議，投放的資源也頗大，成效卻成疑。他問是否應運用這些錢在其他方面解決「吸毒」？他同時點出有關計劃其實最終是針對基層的學生，不許他/她們吸食，但怎樣幫他/她們成長？最後，沈老師問及社會可以用甚麼方法幫助青少年成長？例如就業問題，現行的政策是傾斜地幫助大學生。但他/她們是少數，大部份是中五畢業、未能升讀中六的十多萬學生，可以如何幫助他/她們呢？

就人的自主能力及藥物操控，韓姑娘指出不能把自主無限放大，但這也不表示人完全被藥物控制，人會有掙扎。所謂自主，其實很有條件性，以期要求青少年自己自主地對抗藥物，倒不如問年青人的成長有沒有選擇，他/她們不吸毒時，可以有甚麼選擇？若他/她們有好朋友、老師鼓勵，生活上多些自信心、能力感，不讀書，找到一份喜歡的工作，令他/她們生活中有其他事情可以達致。但若你要求他/她們在如此不堪的狀況不要「吸毒」、潔身自愛，但沒有出路，他/她們煩惱、不開心，可以怎樣？但社會只要求他/她們潔身自愛，儘管成年人經歷多，自主能力也不是很強。年青人的生活環境很多挫敗，總會年少輕狂、反叛，只要成長時，他/她有其他東西（選擇），便不會如此。例如布殊，他個人未必很能幹，但他的生活條件好，現在年青人不像他，你要求他/她們自己解決是不行的，應是社會可以給予他/她們甚麼。

對政府處理青年受藥物困擾方法的評價：

韓姑娘提及大埔社福界與醫生等專業人士合作進行「關顧啓動」項目。透過這個項目，有關人士給予青少年不少支援。但現在被政府騎劫，讚賞他/她們做得很好，已建立網絡，且有心做事，於是便決定在大埔推行驗毒計劃。政府原意是做兩年的研究看看是否可行，現在還未做研究便在大埔整區推行。

韓姑娘批評政府處理青少年服用藥物的政策欠缺長遠策略。她提及她工作的輔導中心兩年前，以二、三十歲為主要對象，二十一歲以下的青少年很少，因為她們以往集中處理那些真正想解決這問題的人，因而找一間輔導中心幫忙。若青少年因被家長、學校逼來的話，無意義，溝通不到。最近這一兩年政府要求她們轉型，規定她們處理某個數額的廿一歲以下青少年。所以，她們中心最近的數字便有一半是這個年齡層的青少年。她批評這並非自然現象，她們感到很無奈。韓姑娘批評政府一直欠缺長遠的禁毒政策，突然覺得嚴重，便做這做那。社工界曾建議政府開禁毒高峰會，讓民間多些討論，但政府不聽。

沈老師批評「禁」是政府一貫處理青少年問題的方式，不講對話，只用「禁」的方法減低成年人對青少年的恐懼。他分析政府所做的只是為政治服務。現在香港政府是一個弱勢政府，一些大是大非、容易操作的事件，便會主動做。如處理青年「濫藥」是黃仁龍負責，曾蔭權突然領軍，便是為了獲得政治功績。政府其實以不同的公關手段愚弄市民，例如警察掃 K 場，容易做，然後通知傳媒他/她們做了這些工作。驗毒計劃其中一個缺失的地方是將家長、老師、學校、政府及社會與藥物的用家置放在一個對立面。

另一位參加者林先生分析政府驗毒計劃背後的一套管治思維。他指出政府在打擊青少年「濫藥」方面，只使用幾個方法：第一是承繼港英政府處理 67、68 年暴動的手法，撥幾百萬落區議會，舉辦一些青少年暑期活動等。第二是靠嚇，如「濫藥」會導致性無能、尿頻。第三是強制方法如驗毒計劃。第四是用公關手法，如警方有行動會通知記者，現在最近每天也有打擊毒販販賣的新聞。

小結：

香港社會在不同時代也面對「毒品」問題，例如白粉（海洛英）、大麻等，近十多年流行的主要是精神科藥物，可見「毒品」一直禁不了。韓姑娘指出，對於處理「毒品」，不同文化、不同民主與自由程度的社會，採取截然迥異的態度與方法，例如英美、東南亞均是零容忍的態度，採取禁的方式，但荷蘭、北歐是用緩減政策，她提及有一位歐洲學者的想法，認為不同時代出現不同種類的「毒品」，根本禁不了，用高成本來打擊，為何不從另一個角度看緩減傷害。可惜的是，我們社會至今還未曾認真及廣泛地探討不同的解決方法，只堅持禁制方法。